

水木炎/著

X U E Z H O U

血咒

一起惨绝人寰的灭门血案，卷出惊天的身世谜情。离谜底越近，
我们就越能清晰地听到死神诡异的脚步声……

血咒

水木炎/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咒/水木炎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 - 7 - 5104 - 3914 - 8

I. ①血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8379 号

血咒

策 划: 李 锋 作 者: 水木炎
责任编辑: 靳丽霞 特约编辑: 于建梅 李 丽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马正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[http: //www. nwp. cn](http://www.nwp.cn)

[http: //www. newworld-press. 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60mm × 960mm 1/16

字数: 182 千字 印张: 13.5

版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3914 - 8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第一卷：楔子 1

“祸害啊！祸害！祸害已除，全村免灾！”接着是悲天悯人的佛音震耳欲聋地响起，一排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人鱼贯进入灵堂之内。

第二卷：女尸 5

从罗伊站立的这个角度看去，女子的脸上布满了鲜血，恐怖而诡异，更令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，她的神情看起来竟然无比安详，似乎还在微笑着，像是在体验着什么异常的幸福。

第三卷：疑犯 33

陈星辰悲哀地看看罗伊，忽然觉得他很可怜。有一种直觉告诉她，罗伊不会杀人，但凶手是谁呢？而且她觉得这几个案子不



会这么简单，应该是一环套一环的连环杀人案，杀人的目的是什么，现在还没有一点头绪……

第四卷：迷雾 61

“先是杨丽莎坠崖现场的无头女鬼杀人，现在又是类似吸血鬼杀人，看来杨家真的是跟鬼魂恩怨纠缠啊。”刘清清长吸一口气，掩盖不住由惊恐而带来的内心震撼，“看来这个鬼，还真不简单啊！就与我们这般耗上了……”

第五卷：寻踪 91

“看，月月！”随着刘清清爽脆的声音，周立武停止了遐想，朝着她手指处望去。一个上身穿着浅杏色小吊带衫的妙龄女孩，胸前那两只宝贝儿撑得小衫鼓鼓囊囊，肚脐上贴着招眼的亮片。一条深粉色的热裤，把挺翘的臀部包裹得紧紧的，周立武觉得有一股热浪迎面袭来……

第六卷：诅咒 111

张：“唉，其实震西一直有感觉，他知道他们家的不幸不会这么快就结束，而会像病菌一样传染给他们家的每一个人，震西一直说下一个是他，还真被他不幸言中了。”陈：“什么？杨震西真说过，下一个是他？”张：“是的，震西说过，他父亲曾说起过，那是一个诅咒，15年前的预言，他们一家全会横死，他父亲知道这个事情。现在已经四个了，震西预感到他会是第五个。”

第七卷：往事 137

年轻的医生荒唐地游戏人生，这就是年轻时的杨宗天。杨宗

天记得,自那次以后,他身体中的那些沉睡的男性基因彻底地复苏了,对于漂亮女子的免疫能力完全消失了。他无所顾忌地放纵着自己……利用身份之便,跟多少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享受着这鱼水之欢,杨宗天根本就不记得了……

第八卷：凶手 161

只要乱伦产下的孩子不存在了,那么自己就没有罪孽了。这是他这六年中一直想干的一件事情,一定要将孩子弄死,一定要将怀着的孩子弄掉。虽然这是生命,但谁叫这生命本身就是邪恶而不应该存在的呢。杨宗天的理智告诉自己,不得不这么做……

第九卷：归案 191

他还活着,但他比死了还要没有气息……当杨曦看见陈星辰进入病房的时候,他的眼睛忽然亮了,生命之根源似乎又重新回到他的躯壳中。他拿出一个小小的信封递给陈星辰,说了一句话:“离开病房的时候,再看,只能你自己看,看完就烧毁!”

第一卷：楔子

“祸害啊！祸害！祸害已除，全村免灾！”接着是悲天悯人的佛音震耳欲聋地响起，一排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人鱼贯进入灵堂之内。



屋内陈设的红木家具古朴典雅，桌子旁那盆君子兰层层叠叠绽放着。书桌中央那对用来镇邪的翡翠玉麒麟通体碧绿，在它旁边，精致的盘龙红木小香炉内点着来自印度的奇楠佛香，散发着令人宁神的清香。

桌前端坐一女子，看不出真实年纪，只见她笑容婉约，略显丰满的白皙玉手摇晃着一只龟壳，上面裂纹陈旧，似乎大有年头。她口中喃喃有声，似乎在祈祷什么，又像在通禀什么。

“四十四卦，姤卦，邂逅相遇，刚毅果断。”女子朱唇微启，莺声燕语，语调着实悦耳动听。

坐在对面的男子看起来有些年纪，戴无框眼镜，举止间透着儒雅风韵，听闻此卦后神情大变，看来他也颇为精通卜卦之道。

“上人，这可如何解得？”他迅猛起身，可能由于速度太快，身子还略微晃了晃。

“姤卦巽下乾上，巽为风，乾为天，风行天下，则无物不遇。”女子拿出手帕轻轻捂住嘴巴咳嗽了几声，“你也知道，这卦本来还算不差，但你命元份属丁火，命干又不见强，大运行至壬辰，已经是天克地泄。而今年流年又是伤官见官，此卦属祸害百端，此劫乃是因女子引起。”

“血光之灾！血光之灾！”由于语气过于急促，原本动听的声音这时却透出阴森与恐怖。

“女子引起？”男子面色阴郁，陷入沉思。

灵堂正中并排放着两尊灵柩，灵堂之内并无白挽高挂，也不见各式各样的花圈与伤痛欲绝的哭灵之人！

灵堂之外，老幼妇孺，人头济济。人们对着灵堂指指点点，有的

幸灾乐祸，有的神色痛楚；更多的人则是愤愤不平……

“祸害啊！祸害！祸害已除，全村免灾！”接着是悲天悯人的佛音震耳欲聋响起，一排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人鱼贯进入灵堂之内。

数小时后，所有僧人退出灵堂，为首之人举起火把，投入灵堂之内。这才发现，灵堂只是坐落于一处破旧的茅舍之中，火把过处，茅舍内火光冲天，黑烟四起。

远处黑暗中，一双比狼的眼睛还亮的黑眼珠子，愤怒地紧盯火光……

第二卷：女尸

从罗伊站立的这个角度看去，女子的脸上布满了鲜血，恐怖而诡异，更令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，她的神情看起来竟然无比安详，似乎还在微笑着，像是在体验着什么异常的幸福。



一 坠崖女孩

泣血般艳红的夕阳即将隐没，漫山遍野被晚霞映得如同啼血一般，绚烂而诡异。

罗伊深吸一口气，真美啊！每次爬到山顶，仰望天、俯视地，那种天地间广阔的感觉，最令他着迷。鸟瞰大地，万事万物，尽在掌控，一种男人特有的英雄气概油然而生。

“咔嚓！咔嚓……”随着快门的旋转，如画美景尽收眼底。

“仙女？这世上居然会有仙女！”正当罗伊陶醉于山水的灵秀，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时，突然望见对面不远处的山顶，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子伸展双臂，先是缓缓往下如飞舞的仙女一般，之后却如直线一般飞速下坠。

他一边叫喊，一边快速闪动快门，将此景象抢拍了几张。

“死人了，还什么仙女。”陈大美女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传入罗伊耳内。

“什么？死人了？”罗伊扭过脸去，双眼睁得滚圆，心想这个陈星辰还真是神出鬼没，刚才还看见她在那边研究一棵不知名的树，这一会儿工夫怎么就站到了自己的身旁。

“是有人坠崖了，”陈星辰挑挑眉毛，讽刺道，“她不是飞下去的。”

罗伊还是回不过味来，忽然像是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，连照相机也顾不上拿，转身就往山下冲去。

陈星辰见他失了魂似的往山下跑，急切地喊：“喂，你干吗？东西不要啦？”

“都死人了，还管什么东西，你帮我收拾。”罗伊一边飞快地奔

跑，一边扭过头朝着她大叫。“死人了，死人了！”这时他听到对面山顶也传来了一阵阵凄厉的尖叫声，有男孩的，还有女孩的……

罗伊的反应力和行动力相当敏捷，无奈体力有限，才跑到半山腰，就已经气喘吁吁了，他凝目往女子坠落的山谷中眺望……

因为天气晴好，所以远处的谷底能见度非常之高。荒谷中一片片丛生的荆棘，却找不到坠崖的女孩。

“难道不是坠崖，真是仙女？”罗伊一阵轻松，但是这世上真有仙女吗？他抬起头往对面山上，这才发现原来两座山相隔并不遥远。其实，这不能算两座山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只是一座山的两座山峰。

对面山上也有人在跑动。“丽莎！丽莎！”一个年轻女孩惊慌无比的声音，任谁听了都会心惊肉跳。

经过仔细地察看，终于被罗伊找到，在他的头顶斜上方七八米处，一个身穿白色长纱裙的女子，身子被悬挂在半坡中央一棵巨型大树的枝杈上，头正好撞在另一棵大树的树干上。

女子的脖子似乎被撞断了，脑袋耷拉着，小脸是朝下的，一双多情的眼儿正好对着罗伊，嘴角略略上翘，流露甜甜的笑意，红艳的鲜血不断地从好看的五官中往外涌。

从罗伊站立的角度看去，女子的脸上布满了鲜血，恐怖而诡异。但令他纳罕的是，她的神情看起来竟然无比安详，似乎还在微笑着，像是在体验着什么异常的幸福。

“她死了吧？”罗伊感觉到胃部一阵抽动，一种极想呕吐的冲动。

转过身子，又着实被激灵地吓了一跳。原来，陈大美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的身旁，肩上还背着那架崭新的照相机。

“人吓人，才真会吓死人！”罗伊不满地对陈星辰说。他拍拍胸脯，心脏仍在不停地狂跳。

陈大美人冷冷地盯了他一眼，神情中尽是不屑。她轻轻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死得蹊跷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罗伊这时却被吓醒了，反而大笑起来，陈星辰侧



转杏脸，眼神中带着疑问。

罗伊一脸的不屑，“不过是不小心，失足掉下山崖罢了，还死得蹊跷，作家的想象力真是丰富！”

“快将现场拍摄下来！”陈星辰瞪了他一眼，又挑了挑眉毛，还想说什么，却只是把照相机往他的手中一塞，转身往山下走了。

“哎，怎么说走就走，还没有报案呢！”罗伊在后面想叫住她，可她却加快了脚下的步子。

“用不着，对面已经有人报案了。”陈星辰已经走远了，又回过头，对罗伊吩咐道：“拍完照片你自己下山去吧，我去对面山上看看。”说完，她顾自一路小跑地往山下冲，只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踪影。

“这个美女作家估计又去搜罗什么素材了。”罗伊解嘲地说，然后蹲下身子，仔细检查自己的照相机。这套器材可是花了三万多元的人民币，才买了没多久，可是自己心爱的宝贝，刚才居然会把它丢下，真是没用。还好宝贝现在完好无损，看来这陈大美女还是有些优点的，做事情既麻利又仔细。

“她不是让我把案发现场拍下来吗？”罗伊的胆子向来不小，刚才只是有些懵了，“这不是案发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吗？富有真实感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拿去参加什么摄影比赛。这个陈大美女，面冷心热，替自己考虑的还挺周到。”

他拿起相机，寻了几个不同的角度，将女子的死状在第一时间一一拍摄下来。边拍边想：今天虽然倒霉，出来游玩还碰上个坠崖的，但也算拍到了第一手资料，实属难得。

把镜头拉近些，仔细打量挂在树上的死者，从其衣着打扮来看，应该是个很年轻时尚的女孩。那被撞歪的脖子上还挂着什么东西，在落日余晖的反射下闪烁着相当刺眼的光芒。

罗伊一时兴起，调准焦距，将那闪耀着奇异光芒的物体用特写镜头连拍了几张。那发光体好像是一条细细的金链子，再往细里看，下

面的链坠可能由于受了撞击，是向外敞开的，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头像。应该是张小照片吧，罗伊这样想着，又从各个角度连续拍了几张。

一切就绪后，他想起了什么，便靠在一棵大树上，拿出手机给李然打电话，把突发事件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他。末了还不忘说一句：“老朋友，你让我照顾你的女朋友，但我发现，她似乎天生不用别人照顾，现在一个人又往对面的山上跑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哈哈，”李然发出爽朗的笑声，“我的女朋友学过跆拳道，一般男人，三个也近不了她的身，你不用担心，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

“真不用担心吗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万一有事，我可不负责任。”罗伊顿了顿又说，“其实是我想负责任也负不了，她跑的速度可真快。”

电话那头，李然淡定地说：“是的，她的武功、头脑都很好，你不用担心的。”

“哎，哥们，你怎么找了一个貌美如花的男人婆呢？”罗伊这时候仍然不忘打趣，因为今天对着这个美女作家一整天，除了倒霉，愣是没有碰上一件好事。

“咔嚓！”正在罗伊与李然的逗笑说闹间，耳旁清晰传来树枝断裂的声音。他抬眼往那具挂在树枝间的女尸看去，随着那声清脆的断裂声，女孩已往谷底坠去。

“怎么啦？兄弟，没事吧？”电话中的李然，显然被罗伊的惊叫声吓到。

“女尸，挂在树上的女孩又掉下去了……”罗伊机械地回答，声音似乎还在颤抖。

“不会是尸变的，只是风太大或树干太细了，这很正常的，瞧你吓的。”李然调侃着安慰。

听到李然话中明显的嘲讽之意，罗伊忽然很想拔出拳头狠狠地揍他一顿。讲道理谁不会，但当这一幕真实地出现在眼前时，那种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恐惧之意是无法掩饰的。

“多拍点照片吧！机会难得！”吊儿郎当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，



“你不用太担心陈星辰，她脑袋中全是各种各样冒险的念头，我会让她早点回来，省得你被她吓得脑中风了。”

二 昏睡男孩

罗伊心神恍惚，李然还在说些什么，他愣是一句没有听清楚。一阵山风拂过树梢，发出轻微声响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浑身发凉，炎热的夏天，硬生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陈星辰呢？是不是已经到对面山上？罗伊挂了电话，感到心里阵阵发毛，急忙背起照相机，加紧步子往山下走。

快到山脚的时候，罗伊隐隐听到有女子哭泣的声音。透过时而浓密、时而稀疏的树丛，隐约看见哭泣着的是两个很年轻的女孩。

离那两个女孩越来越近，一会就抵达了山脚，依然没有找到白裙女孩的尸体。

罗伊仔细打量那两个女孩：一个满头红发，眼睫毛足有半公分长。脸上的妆容可能被泪水弄花了，眼眶显得很黑。虽然神情伤痛，却无法掩饰其容颜的憔悴和明显的颓废之色。

另一个穿着橙红色小热裤的女孩个子很高，两条白晃晃的腿性感得有些扎眼。头发染成耀眼的浅金色，比罗伊的板寸头还短。薄薄的小背心根本无法遮挡住发育得很完美的胸部，一大半白晃晃的袒露在外面。

真是潮女，罗伊不爽地转过头：小小年纪怎么会打扮成这种鬼样！

“陈星辰呢？”虽然李然说过不用管她，但毕竟是罗伊带她来这里的，现在又出了这种血腥的事情，总要看着她，照顾好她。万一有事，无法向李然交代。

于是，罗伊拿起手机给陈星辰打电话。铃声响了很久，才听到她短促的声音：“罗伊，我在对面半山腰，你快过来。”

刚想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电话已经“啪”的一声挂掉了，罗伊只得无奈地合上手机说：“这男人婆，说话也没头没脑的，这样的她，是怎么写小说的？唉，算了。朋友妻，不可弃。我去找她吧。”

罗伊耸耸肩，继续往前走，又不放心地回头看了看那俩女孩。她们俩瘫软在地上，相互抱得紧紧的，像是受了不小的刺激，一个个怪楚楚可怜的。

罗伊心想：她们应该是坠崖女孩的朋友吧？但怎么只有女孩？男孩呢？刚才白衣女孩坠落的刹那，自己明明听到对面也有男孩的尖叫。

“找不到！找不到丽莎！”正在这时，山谷中传来一个男孩慌乱的、没有逻辑的喊叫声。

接着又是一个男孩惊恐的声音：“我也找不到。他妈的，不知道掉到哪里了！”

罗伊这才明白，他们在找那个坠崖女孩的尸体。罗伊觉得某些地方不太对劲儿，但脑海中却一直浮现出女孩挂在树上时满脸诡异的笑容。

肩膀真的很酸。他调整了一下挂在肩上的照相机带子，才想起这一整天跑上跑下的，一路折腾，早已将他累得够呛，他抬起头看着前面高耸的山峰。唉，这么高，陈星辰还让我上去，罗伊苦笑着，扯了扯相机的背带，继续往上爬。

热、累，一路的刺激与惊险，将罗伊本来就不是很好的体力消耗殆尽。他步履艰难地往上走，走一会停一下，再往下看，然后目测一下，究竟离半山腰还有多远，这一路差不多又走了半个小时。

“我送你离开，千里之外，你……”费老温柔、多情的歌声传来。罗伊拿起手机，是陈星辰的电话。“喂……”山中信号不太好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模糊——

“我到山顶去了，帮我照顾这个男孩。”陈星辰说完这句话又将电话挂了。

瞪着手机，罗伊直感到莫名其妙。这美女真是女王作风，说起话